

历代政治人物传记译注

信陵君

中华书局

7=31
94T

歷代政治人物傳記譯注

信陵君

選自《史記》

湯季川譯注

中華書局

歷代政治人物傳記譯注

信陵君

湯季川譯注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六〇三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·1 1/4印張·27千字
1963年11月第1版 1980年10月 第2次印刷
印數 10,401—26,900 冊
統一書號：11018·444 定價：0.16 元

前　　言

戰國時代，齊國的孟嘗君、趙國的平原君、魏國的信陵君和楚國的春申君，都是當時國內有名的豪門貴族，他們憑着自己在政治、經濟上的優勢，收養了大批游士作為門客，來為他們服務。他們的門客都多至幾千人。歷史上稱他們為“四公子”。

所謂游士，是當時統治階級中的一個階層。他們具有一定的知識和才能：有的能够著書立說，發表關於政治、經濟、軍事各方面的見解；有的有實際的政治才能，能够幫助國君革新政治，達到富國強兵；有的機智辯給，任俠輕生；下而至於鷄鳴狗盜，大抵都有一技之長。他們靠着自己的本領，投靠統治者，為統治者出謀出力，以求得自己的出路。而當時封建社會已經形成，貴族領主的勢力日益削弱，他們為了維持自己的地位，正需要羅致才智之士來為他們幫忙。因此他們不惜收起富貴驕人的架子，降尊屈節、低心下氣地去接待游士，這就形成了當時的養士之風。游士受到貴族的牢籠豢養，成為他們的門客，養尊處優，自然也就盡力報效。侯羸向信陵君獻竊符之計，又薦力士擊殺晉鄙，成就了信陵君救趙的義舉，見重于趙。以後毛公、薛公勸他救魏，又使他成為

魏國的上將軍。馮驩替孟嘗君行了一些小恩小惠，取得封邑百姓的擁護，又鼓動秦、齊二國國君，爲他造成“狡兔三窟”。毛遂挾持楚王，使平原君完成了一項重大的外交使命，提高了平原君的威望。養士者就是這樣依靠了士的幫助，鞏固了他們“輔國持權”的地位，威震天下，名聞後世。

然而，養士者和士本來都有各自的目的，他們可以在互相有利的條件下結合起來，也可以在相反的情況下掉頭不顧而去。當信陵君譽滿趙國，勢力超過平原君的時候，平原君的門客就都離開平原君而到信陵君那裏去了。孟嘗君罷齊相，門客就都星散，再請也請不到。這時孟嘗君也就不再是“禮賢下士”，而是要對過去的門客“唾其面而大辱之”了。馮驩向他指出的“富貴多士，貧賤寡友”這一段話，確實揭露了養士者和游士之間以利害相結合的實質。

四公子中，信陵君幾次親往結交管門吏、屠夫、博徒，他的“不以富貴驕士”的作風，在當時求士的貴族中有典型的意義，他的竊符救趙之舉，也表現了一定程度的不畏強暴、急人之困的精神，因此聲譽最大。馮驩和毛遂都有一定的見識和才幹，他們的事例，在當時游士的活動中頗有代表性。至於春申君，本人既無足稱，他的門客也沒有特出的表現。本書即以信陵君爲主，把史記魏公子列傳改名信陵君傳，並從孟嘗君列傳和平原君列傳中節錄關於馮驩和毛遂兩段加以注譯，合成一冊，把他們的事蹟介紹給讀者。

注釋部分，曾參考了幾種有關著作，多所取材，在此致謝。其中也有若干處是個人見解，是否正確，未敢自信，希望讀者指正。

湯季川

一九六二年十二月

目 錄

信陵君傳(原文及注釋)	1
譯意	18
孟嘗君傳(節錄, 原文及注釋)	28
譯意	36
平原君傳(節錄, 原文及注釋)	41
譯意	45

信陵君傳

魏公子無忌者，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。^①昭王薨，^②安釐王卽位，封公子爲信陵君。^③是時范睢亡魏相秦，^④以怨魏齊故，秦兵圍大梁，^⑤破魏華陽下軍，^⑥走芒卯。^⑦魏王及公子患之。

【注釋】①魏昭王：名遯（古速字），在位十九年（公元前295—公元前277）。魏安釐(xì)王：名圉(yǔ)，在位三十四年（公元前276—公元前243）。②薨(hōng)：古代諸侯死亡的稱謂。後來有封爵的大臣死亡也稱薨。③信陵：邑名，在今河南省寧陵縣西。史記六國年表：“魏安釐王元年，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。”④范睢(suī)：魏國人，爲魏大夫須賈舍人，隨同須賈出使齊國。齊襄王聽說他有辯才，送他黃金和酒食，他辭謝不肯受。回國後，須賈在魏國宰相魏齊面前說他把魏國的秘密洩露給了齊王，因此獲得重賞。魏齊大怒，打斷范睢的肋骨，拉掉范睢的牙齒。范睢假裝死去，被棄屍廁所內，乘機脫身逃往秦國，作了秦相。⑤大梁：魏國國都，在今河南省開封市西北。華陽：山名，在今河南省密縣。⑥華陽下軍：指駐紮在華陽的魏軍。⑦走：趕走。芒卯：魏將。據史記六國年表及魏世家，秦兵圍大梁在秦昭王三十二年（公元前275，魏安釐王二年）；破華陽下

軍，走芒卯，在秦昭王三十四年（公元前273，魏安釐王四年）。據史記范睢蔡澤列傳，秦昭王三十六年，（公元前271，魏安釐王六年），“乃拜范睢爲客卿，聽范睢謀，使五大夫綰伐魏，拔懷”，秦昭王四十一年（公元前266年，魏安釐王十二年），“封范睢以應，號爲應侯”，這時范睢才做秦相，“伐魏，拔邢丘”。圍大梁，破華陽，秦相爲穰侯魏冉。史記這段記事，時間先後有誤。

公子爲人仁而下士，^① 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，^② 不敢以其富貴驕士。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，致食客三千人。^③ 當是時，諸侯以公子賢，多客，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。^④

【注釋】^①下：是說能以平等的態度跟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交往。

士：指具有一定學識才能的人 ^②不肖：即“不賢”。 ^③致：招致。食客：寄食門下的賓客。三千：概數，不一定恰恰是三千人。

^④十餘年：指魏安釐王十一年以後的現象，也就是無忌封信陵君十一年以後的現象。史記魏世家：“安釐王元年（公元前276），秦拔我兩城”；“二年（公元前275），又拔我三城，軍大梁下，韓來救，予秦溫以和”；“三年（公元前274），秦拔我四城，殺十五萬人，走我將芒卯，與秦南陽以和”；“九年（公元前268），秦拔我懷”；“十一年（公元前266）秦拔我鄆丘（六國年表作邢丘）”。在這十一年中，魏國幾乎年年受秦國侵略。魏安釐王十二年（公元前265）起至三十年（公元前247），共十八年，根據史記魏世家及六國年表記載，不但諸侯不敢侵略魏國，而且魏國還有力量幫助別國抵禦秦國侵略。魏世家：“魏安釐王二十年（公元前257），秦圍趙都邯鄲，無忌矯奪晉鄙軍救

趙”，“三十年（公元前 247），無忌（自趙）歸魏，率五國兵攻秦，敗之河內”。六國年表還記載“魏安釐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 256），魏、韓、楚救趙，秦兵罷。”

公子與魏王博，^①而北境傳舉烽，^②言“趙寇至，且入界”。^③ 魏王釋博，^④欲召大臣謀。公子止王曰：“趙王田獵耳，^⑤非爲寇也。”^⑥ 復博如故。王恐，心不在博。居頃，^⑦復從北方來傳言曰：“趙王獵耳，非爲寇也。”魏王大驚，曰：“公子何以知之？”公子曰：“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。^⑧ 趙王所爲，客輒以報臣，臣以此知之。”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，^⑨不敢任公子以國政。^⑩

【注釋】①博：“籌”的同音假借，古代一種棋戲，賭賽勝負。 ②烽(fēng)：古代邊境報警信號。據史記集解引文穎說：“作高木櫓（像樓那樣的高架），櫓上作桔槔（可以低昂的長木臂），桔槔頭兜零（像筐那樣可以盛東西的設備），以薪置其中，謂之烽。常低之（盛薪的兜零經常低着放在地面）。有寇，即火燃舉之（昂起來）以相告。” ③且，且將，快要。 ④釋：放下，停止。 ⑤田獵：也寫作“佃獵”，或“畋獵”，即“行圍射獵”。 ⑥寇：這裏指侵犯。 ⑦居頃：停不多時，亦可作“居有頃”。 ⑧陰事：秘密行動。 ⑨畏：畏懼，這裏有“妒忌”、“顧忌”的意思。 ⑩國政：國家的大政。後來秦國用反間計，誣陷無忌將南面稱王，魏王信以為實，伏根於此。

魏有隱士侯羸，年七十，家貧，爲大梁夷門監

者。^①公子聞之，往請，^②欲厚遺之。不肯受。曰：“臣脩身絜行數十年，^③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。”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。坐定，公子從車騎，虛左，^④自迎夷門侯生。^⑤ 侯生攝敝衣冠，^⑥直上載公子上坐，^⑦不讓，欲以觀公子。公子執轡愈恭。^⑧ 侯生又謂公子曰：“臣有客在市屠中，^⑨願枉車騎過之。”^⑩公子引車入市，侯生下見其客朱亥，俾倪故久立，^⑪與其客語，微察公子。^⑫公子顏色愈和。當是時，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，待公子舉酒。^⑬市人皆觀公子執轡。從騎皆竊罵侯生。^⑭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，乃謝客就車。^⑮至家，公子引侯生坐上坐，偏贊賓客。^⑯賓客皆驚。酒酣，^⑰公子起，爲壽侯生前。^⑱ 侯生因謂公子曰：“今日贏之爲公子亦足矣。^⑲ 贏乃夷門抱關者也，^⑳而公子親枉車騎，自迎贏於衆人廣坐之中，^㉑不宜有所過，^㉒今公子故過之。^㉓然贏欲就公子之名，^㉔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，過客以觀公子，公子愈恭。市人皆以贏爲小人，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。”於是罷酒，侯生遂爲上客。

【注釋】①夷門：大梁東門名。監(jiàn)者：守門吏。②往請：往訪。③臣：侯贏自稱。古人對人表示謙卑，自稱“臣”。修身絜

行：修養品性，檢點行為。絜，同“潔”。 ④虛左：古代乘車，以左邊座位為尊。空着左邊座位，是留待貴客坐。 ⑤侯生：即侯羸。生：先生的省稱。古代士人都稱“生”。 ⑥攝：整頓。敝：破舊。 ⑦直上：略不推辭，逕直上車。載：坐上。上坐（座）：上首尊位。 ⑧轡（pèi）：馬繮繩。愈恭：態度分外恭敬。 ⑨市屠：市場的屠戶。 ⑩願：希望。枉：委屈。 ⑪俾倪：是“睥睨”的同音假借，目斜視貌。故：有意地。 ⑫微察：暗地觀察。 ⑬舉酒：舉杯開宴。 ⑭從騎：騎馬的隨從。竊罵：暗地咒罵。 ⑮謝：辭別。 ⑯徧贊賓客：這句有兩種不同解說：一說，公子普遍向賓客稱道侯生之賢；一說，公子把賓客情況一一向侯生介紹。從後一說，“徧”字較有着落。 ⑰酒酣（hān）：飲酒正歡暢。 ⑱爲壽：即“上壽”。古代進酒於尊者前而致詞祝頌叫“上壽”。 ⑲今日羸之爲公子亦足矣：今天我給公子盡力也够了。所謂“盡力”，意指他故意當着大眾傲慢地對公子，反襯出公子的謙恭，成就公子在羣衆中的聲望。 ⑳關：門栓。門監負責城門的啓閉，上下門栓，故稱抱關。 ㉑自迎羸於衆人廣坐之中：親自迎接我來參加大庭廣衆的盛會。於：這裏用來表動作的趨向。 ㉒不宜有所過：不宜中途去訪朋友。過：過訪。 ㉓今公子過之：今，當作“令”，意謂我令公子故意過屠家訪友。史記會註考證說：“慶長本標記云，‘今’，本作‘令’，義長。” ㉔就：成就。

侯生謂公子曰：“臣所過屠者朱亥，此子賢者，^①世莫能知，故隱屠間耳。”^②公子往數請之，^③朱亥故不復謝。^④公子怪之。

【注釋】①此子：此人。古代以“子”爲男子的尊稱。 ②隱：藏身。 ③數（shuò）：屢次，多次。下文“數遺魏王及公子書”，“數請

魏王，“親數存之”，“秦數使反間”，“數聞公子賢”的“數”，音義均同。

④復謝：回拜。

魏安釐王二十年，^① 秦昭王已破長平軍，^② 又進兵圍邯鄲，^③ 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，^④ 數遣魏王及公子書，請救於魏。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。^⑤ 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：^⑥ “吾攻趙旦暮且下，而諸侯敢救者，已拔趙，必移兵先擊之。”魏王恐，使人止晉鄙，留軍壁鄴，^⑦ 名爲救趙，實持兩端以觀望。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，^⑧ 讓魏公子曰：^⑨ “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，以公子之高義，爲能急人之困。^⑩ 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，^⑪ 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！且公子縱輕勝，^⑫棄之降秦，^⑬ 獨不憐公子姊邪？”^⑭ 公子患之，數請魏王，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。魏王畏秦，終不聽公子。

【注釋】①魏安釐王二十年：公元前 257 年（秦昭王五十年，趙孝成王九年）。②秦昭王已破長平軍：公元前 262 年（秦昭王四十五年，趙孝成王四年），秦將白起攻韓國，佔領了野王（今河南省沁陽縣）。上黨（今山西省東南部）與韓國聯繫斷絕，上黨守馮亭把地獻給趙國。平陽君趙豹認爲無故得利，不當接受。平原君趙勝却認爲無故得一郡，是大利，不可失。孝成王打發平原君前往受地，秦國因此恨趙國。公元前 260 年，秦出兵攻上黨，佔領了上黨。這時廉頗守長

平(今山西省晉城縣高平鎮西北)，趙王中秦反間計派趙括去代廉頤。秦將白起縱奇兵斷糧道，圍趙括於長平。軍糧斷絕四十七天，人不得食。趙括自出搏戰，被秦兵射死。兵卒四十萬人皆降，白起把他們盡數活埋了。秦圍邯鄲在長平之戰後三年，故說“已破”。^③邯鄲：趙國都，今河北邯鄲縣。據史記六國年表，這一年，秦將王龁、鄭安平圍邯鄲。^④平原君：名勝，趙武靈王之子，趙惠文王之弟，封於平原(今山東德州南)，號平原君。平原君為趙惠文王及孝成王相，三次去職，三次復位。^⑤晉鄙：魏將。將(jiàng)：領兵。^⑥使使者：派遣使臣。^⑦留軍：停軍不進。鄆：魏地，近趙國境，在今河北臨漳縣西南。壁：原義是營壘，這裏作動詞用，作“扎營”解。^⑧冠蓋相屬於魏：冠蓋，本指官宦的冠冕和車蓋(車上用來擋雨遮陽好像傘一樣的裝備)，一般用作官宦的代稱，這裏用指使臣。相屬(zhǔ)：連續不斷。^⑨讓：責難。^⑩急：動詞，解救別人的急難。^⑪救：指救兵。^⑫縱：即令。輕：輕視。^⑬棄之降秦：不加救援，任其投降秦國。^⑭邪：同“耶”。下文“公子豈畏死邪”同。

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，^①計不獨生而令趙亡，乃請賓客，約車騎百餘乘，^②欲以客往赴秦軍，^③與趙俱死。行過夷門，見侯生，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。^④辭決而行，^⑤侯生曰：“公子勉之矣，老臣不能從。”公子行數里，心不快，曰：“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，^⑥天下莫不聞，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，我豈有所失哉？”復引車還，問侯生。侯生笑曰：“臣固知公子之還也。”曰：^⑦“公子喜士，名聞天下。”

今有難，無他端而欲赴秦軍，譬若以肉投餓虎，^⑧何功之有哉！尙安事客？然公子遇臣厚，公子往而臣不送，^⑨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。”公子再拜，因問。侯生乃屏人間語，^⑩曰：“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，^⑪而如姬最幸，^⑫出入王臥內，力能竊之。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，如姬資之三年，^⑬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，莫能得。如姬爲公子泣，公子使客斬其仇頭，敬獻如姬。如姬之欲爲公子死，無所辭，顧未有路耳。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，^⑭如姬必許諾，則得虎符奪晉鄙軍，北救趙而西却秦，此五霸之伐也。”^⑮公子從其計，請如姬。如姬果盜兵符與公子。

【注釋】①度(duò)：揣度。之：指允許出兵救趙。②約：本指套車，這裏有“湊集”的意思。③以：與。④具：同“俱”。⑤決：同“訣”，別。⑥備：完備，周到。⑦曰：上下文都是侯生說的話，這裏插一“曰”字，表示前面的話說完，停頓稍久又再說下去。

⑧餓虎：餓虎。⑨不送：不單指不送行，兼指臨別無言相贈。⑩屏(bǐng)人：遣開旁邊人。間(jiàn)語：私語。⑪兵符：古代調兵遣將用的憑證，用金、玉、銅、竹、木製成，左一半交統軍將領，右一半由國君保留，遇有新的命令，國君必須把留下的半個符交給前往傳達的使者，左右兩半相合，命令才能生效。一種用銅製，取其上下同心的意思。一般鑄成虎形，取其勇猛如虎的意思。下文“得虎符奪晉鄙軍”正是銅鑄虎形符。臥內：寢室。⑫如姬：魏安釐

王的侍妾。幸：寵愛。 ⑯資：積蓄，這裏指含恨。之：指殺父之仇。

⑰誠：假使，如果。 ⑲五霸：通常指春秋時代的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莊王。伐：功業。

公子行，侯生曰：“將在外，主令有所不受，以便國家。①公子卽合符，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，②事必危矣。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，此人力士。晉鄙聽，大善；不聽，可使擊之。”於是公子泣。侯生曰：“公子畏死邪？何泣也？”公子曰：“晉鄙嗜嘆宿將，③往恐不聽，必當殺之，是以泣耳。豈畏死哉！”於是公子請朱亥。朱亥笑曰：“臣乃市井鼓刀屠者，④而公子親數存之，⑤所以不報謝者，以爲小禮無所用。⑥今公子有急，此乃臣效命之秋也。”遂與公子俱。公子過謝侯生。侯生曰：“臣宜從，老不能，請數公子行日，⑦以至晉鄙軍之日，北鄉自剗，⑧以送公子。”⑨

【注釋】①“將在外”句：孫子九變篇說：“將受命於君，合衆聚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”卽此意。 ②而：如。復請之：再向魏王請示。
③嗜(huò)：大笑。嘆(zè)：大呼。宿將：老將。嗜嘆宿將，形容叱咤風雲的老將。 ④市井：市場。古代立市必通達四方，彷彿造井之形，故稱市井。鼓刀：揮刀，操刀。 ⑤存：存問，探望。有“體貼”、“照顧”的意思。 ⑥小禮：指回拜之類瑣細禮節。 ⑦數(shǔ)：計算。 ⑧鄉：同“向”。北鄉：面向北方。鄴在魏國的北境，所以侯生

這樣說。自剄(jīng)：自刎(wěn)，割頸自殺。^⑨送，這裏有“報答”的意思。

公子遂行。至鄆，矯魏王令代晉鄙。^① 晉鄙合符，疑之，舉手視公子曰：^② “吾今擁十萬之衆，屯於境上，國之重任，今單車來代之，^③ 何如哉？”欲無聽，朱亥袖四十斤鐵椎，^④ 椎殺晉鄙，公子遂將晉鄙軍。勒兵，^⑤ 下令軍中曰：“父子俱在軍中，父歸；兄弟俱在軍中，兄歸；獨子無兄弟，歸養。”得選兵八萬人，進兵擊秦軍，秦軍解去，遂救邯鄲，存趙。

【註釋】①矯魏王令：假稱魏王命令。 ②舉手視公子：疑“手”爲“首”之誤。俯首合符之後，昂首視公子。 ③單車：單人匹馬，言其隨從車輛無幾。之：指晉鄙本人。 ④袖：袖藏。椎(chuí)，與“錘”同，也寫作“鎚”。後一“椎”字是“用錘打”的意思。 ⑤勒兵：約束士兵。

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。^① 平原君負繩矢爲公子先引。^② 趙王再拜曰：“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。”當此之時，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。^③ 公子與侯生決，至軍，侯生果北鄉自剄。

【註釋】①界：指城郊，不指國境。戰國策魏策正作“趙王自郊迎”。 ②繩(lān)：皮製盛弓箭袋，形如木桶。矢：箭。先引：前導。 ③人：實即指魏公子。本來四公子——孟嘗君、春申君、信陵君、